

2019 河北文坛回眸(一)

温暖与照耀

2019年 河北诗歌扫描

□周韶华

多元文化语境重构艺术世界

——汉风国画解读

对于美术家来说,他笔下所流淌的最重要的东西,从某种程度上说不是形式,而是理念;不是语言,而是文化。中国画的再发展不但需要前沿思想的引领,需要有原创新意的作品和人文精神的文化内涵,而且需要理论思想的支撑。汉风的艺术世界正是围绕这个热点、焦点进行实践。正是由于他深明此道,因此在国画和艺术理论上均展示了不凡的才华和独特的艺术品质。

翻开汉风的画集,你会感受到一种扑面而来的宏大气势,一种深沉拙朴的精神张力。这一切是如此自觉,如此自在,又是如此的自信。作为燕赵之子的汉风,鲜明地秉承着燕赵文化的血脉。燕赵文化崇高的精神和壮美的品质感染、激励着他,并因此成就其国画的灵魂和艺术冲击力。他从中国传统水墨世界与西方现代艺术世界中生发出来的鲜明时代气息和现代精神使人振奋;他在多元文化语境重构中表现出来的文化理念和品质同样使人振奋。汉风能够将儒家文化的崇高、中和、道家文化的神秘、宏大,与佛教文化的直指心性在地融于自己的笔墨之中;他同时能够将对本体的追溯以及意志和语言等范畴的解置置入自己颇具表现性的笔墨之中。因此,他的国画境界才会有今天的宏大、拙朴、豪迈、悲壮。

汉风的国画作品既单纯自在,又奇险拙朴。从那些凝重生涩的线条和酣畅淋漓的泼墨对比中,你会感受到一种强大的张力。而这种强大的张力无不是在独特内敛的构图和笔墨中实现的。这种通过内敛而达到的张力就显得更加雄浑,更加凝重。

应该说,汉风的作品潜藏着一种对大灵魂的呼唤。在充满表现性和精神性的作品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一种生命的悲壮和博大,以及在这种悲壮与博大后面对意志的咏叹。这些形态化的精神表现,均给人一种境界的崇高之感。汉风的作品充满元气和智慧。正是由于这种元气和智慧,使他他对道与理、情与致、形与神的认知有着更深层面的把握,并赋予了更内在的时代精神。

汉风是一位非常真诚的画家,他的艺术世界就是他的生命世界。他把生命与存在深处的记忆挥洒在笔墨与色彩的最深处;把生命中曾经经历的仪式顽强地烙印在独特的画面上。

对于画家来说,理论的建树是非常重要的。然而,真正进入理论的堂奥却又如此之难,不但需要有广博的修养和知识积累,更需要有超越画家和时代的文化能力。汉风对大美壮美的不懈倡导以及对艺术审美终极价值取向的独特探求,在美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汉风认为,艺术的终极目的在于表现和证明自己独特的存在,艺术是生命与存在的最终表现形式和最高表现形式。正是基于这种认知,汉风的美术理论虽然着眼于中西方文化的现代整合与同构,但又不失文化之本。更由于他在理论上的穿透力,使他面对现代与后现代的文化体认和价值抉择具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他大力倡导文化意识、大美意识和生命意识,而这一切对于媚俗、麻木、冷漠盛行的中国当代美术无疑是十分可贵的。

汉风认为,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地域都有自己长期的文化积淀所形成的集体无意识和存在之梦,这恰恰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地域存在感的真正基石。人在更多时候是为了本体精神的自足和实现而活着,这也正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真正生命。汉风从存在的意义上把握了人的本质、生命的本质、艺术的本质,因此才有了他对终极艺术价值的张扬,对悲剧情怀的感叹,对大美壮美和大灵魂的呼唤。由于汉风具有广博的知识结构和判断力,他的美术理论才能观点鲜明、论述深刻,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文化穿透力。

汉风的国画和艺术理论得益于他多年来对哲学的研究和反思。从其艺术哲学专著《生命存在与艺术存在》中,我们不但可以感受到老子、庄子、康德、叔本华、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等哲人对他的深刻影响,同时可以感受到传统哲学所生发出来的充满智慧和独立精神的思想之光。汉风认为,哲学是一种启示,而不是一种准则,哲学的本质力量来自于哲学家对生命与存在天生而又独特的直觉力和穿透力。他期望通过这部专著建立起自己生命本体主义的艺术思想体系,以启示更多的人从现实人生跨入艺术人生。

独特的命运、深刻的哲思、广博的学问、诗意的人生,成就了汉风的国画和艺术理论。也是这一切,使他在一个较高的文化层面上建构着自己的艺术理想和艺术人生,并通过宏大的艺术语言、深刻的艺术观念、强大的精神力呈现给这个时代。

河北其他中青年诗人也已相对成熟,陆续在诗坛产生较大影响。李浩依然进行着他多样化的创作,在小说、理论、诗歌创作方面多有建树;李寒作品的量并不是太大,但质量均衡,作品常常给人以渗透的力量;李浩夫自《平原里》之后,似乎有了某种程度的开悟,作品注重对自身和内心的开掘,显得更为深刻;孟醒石在《诗潮》《解放军文艺》等刊物发表组诗,写作思路趋于成熟。此外,陈德胜、辛泊宇、天岚、红莲、郑茂明、赵旗、梧桐雨梦、艾蕊、代红杰、马兰、毕俊厚、立杰、韩冈山、张末末、温经天、安世乔、冉子、谢虹、薛梅、阿民、清梦、李桐、祝相宽、阿步等诗人都有着让人欣喜的表现。还需要提到的是晨阳和苏诗小青,由于她们工作之余担任着内刊《河北文学》和刊物《诗潮》的编辑,扩展了视野,诗歌写作质量有了明显提升,晨阳的《漆树谷》在全国新诗大赛中获奖,苏小青的诗歌也在第三届东莞市诗歌大赛中获奖。

作为河北诗歌的中坚力量,以上诗人作品见于《诗刊》《草堂》《扬子江》《诗潮》《诗选刊》《星星》等报刊,多位诗人还获得各种诗歌奖项,如李南获得第五届中国·大河双年度诗歌奖;韩文戈作品获第二届中国田园诗歌奖;石英杰组诗《拒马辞》获得诗探索·中国红高粱诗歌奖等。此外,一些“90后”甚至“00后”诗人迅速崛起,如唐山的林子懿,保定市的琼瑛卓玛、魏子厚、晴朗朗、刘阳紫陌,石家庄的李思尚、琳琅等。

2019年河北诗歌活动频繁:3月,第五届“海棠诗会”(清明诗会)在正定举办,100余位诗人参加了诗会,连续五届的“海棠诗会”已经成为一个独具石家庄本地特色的文化品牌;5月4日,著名诗人商震携新诗集在石家庄举行分享会;6月,第七届“赤子诗人奖”在承德丰宁颁奖,具有探索精神的天津诗人朵渔获奖;张家口市作协与理想书店联合举办端午诗会,与会诗人朗诵了中国古典诗词经典;11月,河北女性诗歌研讨会在廊坊师范学院举办;12月,燕赵文学创作公益辅导中心公益培训开班举办;12月28日,河北省图书馆举办2020新年诗会,40余名诗人吟诵诗篇,探讨当代诗歌发展问题。这些活动活跃了河北的诗歌氛围,促进了诗人之间的艺术交流。

2019年,河北诗歌在稳健的前行中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收获。好的诗歌应该给人以温暖,应该像阳光那样给人以照耀,这也是笔者对未来河北诗人和诗歌的期待。

2019年,河北的诗歌创作异常活跃,一些著名诗人创作实力不减,中青年诗人也开始进入成熟期,作品发表和诗集出版呈现繁荣的态势,取得了骄人的成就。



阔度,是国内诗歌界具有影响力的成熟诗人。他的诗丰盈细腻,又注入了理性和哲学的力量,有热度,又有诗的美感和厚重。王琦的这部作品写出了他几十年经历中最深刻、最沧桑的部分,朴素流畅,有一种天然的生活中的诗意,这样的作品在河北诗歌中是值得珍视的。白庆国是一位农民诗人,因此这部诗集有着很深的身份印记,他的生活经验和诗的语言具有独特性,真切从容地展示了他的诗才。除了这几部作品,见君的诗集《之后》,李浩夫的诗集《平原里》,宁延达的诗集《大有歌》,石英杰的诗集《易水辞》和胡茗茗、施施然的组诗也受到了评委的关注和好评。他们的诗歌具有鲜明的个性意义和个人面目,同时又离现实很近,在国内诗坛产生了较大影响。

2019年是河北诗集出版的大年,大解的长诗《悲歌》再版并且在第26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举办读者见面会。这部长诗故事线条清晰,叙述从容开阔,叙事性很强,但它的抒情部分同样打动人、震撼人。大解对这样一个题材内在、熟练的把握,体现了诗人驾驭长诗的艺术功力。郁葱的《好诗记》2019年3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诗集引发了诗歌界和读者的关注,10月28日,《祖国诗篇》诵读会在北京举行。

2019年10月14日至20日,河北作家代表团访问塞尔维亚,诗人都葱获得塞尔维亚国际诗歌金钥匙奖。作为欧洲重要诗歌奖项,金钥匙奖由塞尔维亚梅代雷沃国际诗歌节组委会评审团评审,每年授予一位享有盛名的诗人,活动已经连续举办了50届,在国际上具有广泛影响力。这是我省诗人首次获得国际诗歌奖,是河北扩大对外文学交流的一个重要收获。同时,郁葱的诗集《尘世记》、大解的诗集《月光谣》中塞双文版在塞尔维亚出版。诗歌节组委会及各国作家对河北诗人的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当地媒体对本次大奖和河北作家代表团来访进行了连续报道。诗歌节期间,河北诗人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进行了广泛接触与交流,增进了世界作家对中国尤其是河北文学、文化、社会发展成就的了解和认识,也增进了代表团成员对世界文学尤其是塞尔维亚诗人及创作的理解。

2019年12月,第三届孙犁文学奖揭晓,东篱的《唐山记》、王琦的《马在暗处长嘶》、白庆国的《微甜》获奖。东篱的诗介于传统和现代之间,既有地方性又有开

传递生命向上的力量

——评虹影《罗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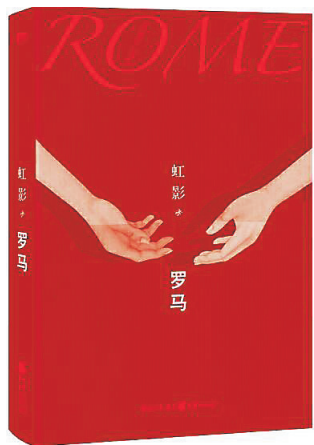
□田园

多年前,作家虹影凭借《饥饿的女儿》《K——英国情人》等作品赢得了新女性主义作家的盛名。自从有了女儿,她便把精力投入到儿童文学写作中,创作出《奥当女孩》《里娅传奇》《新月当空》等作品。如今,她又回归到“女性”“童年”这一系列的母题,为读者带来借跨国婚姻故事来讨论自我认知和自我成长主题的《罗马》(重庆出版社2019年9月出版)。

全书分为正部小说与副部散文两部分。小说部分名为《燕燕的罗马婚礼》,讲述苏燕燕在赶赴罗马准备与皮耶罗结婚的飞机上遇到了地产大亨王仑,两人第一次相见并不愉快。到达罗马后,两人多次相遇,在一次次交流中,逐渐相识并对彼此产生好感。因燕燕父母无法到场,燕燕

只得邀请王仑陪她进教堂。当教父问及燕燕是否愿意与皮耶罗缔结婚姻共同生活时,燕燕沉思之后坚定地说出了“NO”。之后,燕燕与王仑像拍电影一般逃离教堂,牵着手在街上狂奔。王仑的出现使得燕燕重获自由并看清了自己。为了不丢刚刚寻找到的自我,燕燕拒绝了王仑的感情并登上了回国的飞机。当两人在飞机上再次相遇,王仑重新向燕燕介绍自己,燕燕与王仑的新篇章即将展开。

小说在结构上采用了多线叙述。正线是两条并行线,分为苏燕燕和王仑的视角;副线则是三线并行,主人公之一方露露、燕燕及燕燕母亲的视角。正副线互相交错,回忆与现实相连,如同俄罗斯套娃,一个套一个地为读者呈现出丰富的文本世界。重庆与罗马两座城市相互映照,燕燕与露露



两人互为镜像,电影《罗马假日》与导演费里尼则是人物的背景文本与对话文本。燕燕、露露及燕燕母亲的过去不断闪回,穿插在每一章之间。这些记忆解释了小说中人物性格形成的原因。“幸运的人能一生都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却要用一生去治愈童年。”燕燕

便是用她的一生去治愈童年的人。燕燕的父亲长期有外遇,母亲为了赌气拒绝离婚。父母糟糕的婚姻以及母亲长期崩溃的状态使燕燕丧失了对感情的信任以及对生活的热情。燕燕在灰暗的童年回忆中迷路了,看不清自己,更走不出伤痛的过去。离开重庆来到罗马,与王仑相识,燕燕逐渐放下了悲伤、失败甚至羞耻的过去,学会了包容、原谅、爱自己,开始治愈内心的创伤。最终燕燕选择了逃婚,勇敢地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从重庆到罗马再回到重庆,燕燕完成了自我认知、自我成长和自我救赎的过程,与童年和解,与自我和解。

散文部分名为《罗马六章:往事随风飘来》,书写了虹影个人真实的人生体验,包括感情、事业、奇遇等。在罗马居住的这段日子,点燃了虹影想要描写女性内在世界孤

独的灵感。而对异国文化的兴趣,令虹影与意大利有了更深层次的连接。她走入了罗马的日常生活,并被其丰富的历史、艺术、美食及其中的人深深吸引。

在整部书中,梦幻与现实交错,超越时间、空间,勾连起两个国家、两个城市、两代人以及过去、现在与未来。虹影构建了一对互成镜像的城市——一座是她钟情的罗马,一座是家乡重庆。不同文化体系的两座城市,经由她的文字,产生了奇妙的联系,勾连起深层次的相通之处。

“打捞未来几百年的那些聚集的光影,把它们变成有力量的文字。讲一个故事,再讲一个故事,给同样孤独的你听。”虹影的《罗马》,用真实人生和文学虚构书写出现代人艰难自我认知的过程,以细腻的笔触向我们传递出生命向上的力量。